

經部

按：本册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兹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王叔愚

五禮通考卷九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九

圜丘祀天

唐書高祖本紀武德四年十一月甲申有事于南郊

蕙田案此郊舊書不載疑刻本之脫

舊唐書禮儀志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

圜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于平座藉用槀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壇下外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其

牲上帝及配帝用蒼犢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各九

唐書禮樂志圜丘壇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座在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座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差在前列其餘中官一百四十二座皆在第三等十二陛之間

外官一百五在内壝之内衆星三百六十在内壝之外五星三辰以象尊實醍齊七宿以壺尊實沈齊皆二五星十二辰二十八宿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四時祭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禄籩八豆八簋一簠一俎一牲皆少牢席皆以莞

蕙田案冬至祀圜丘之禮至武德乃得其正

開國規模邈然遠矣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二年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

裴寂傳貞觀二年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辭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勲無忌亦宣力於朕同載參乘非公而誰遂同乘而歸

劉黑闥傳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于常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每郊丘重禮必陳于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

五年十一月丙子有事于南郊

禮樂志自周衰禮樂壞於戰國而廢絶於秦漢興六經

往者皆錯亂散亡雜僞而諸儒方共補緝以意解詁未得其真而讖緯之書出以亂經矣自鄭玄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没溺而時君不能斷決以為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由是郊丘明堂之論至于紛然而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為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

天之說後世莫能㢟焉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其配神之主貞觀初圜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五帝唯配感帝

蕙田案郊丘之論自漢以後紛然矣此志叙述原委簡括詳明至是人始知六天之謬而貞觀禮所定冬至圜丘孟春祈穀孟夏雩祀

李秋明堂卓然與經典合儒者之效遂開有唐一代制作厥後開元禮成而五典燦然明備矣後代禮樂之得其正實頼貞觀禮爲之權輿太宗之治所以焕然不同也然南郊祀靈威仰圜丘雩祀明堂皆祀五天帝尚未能革鄭氏信讖之流弊深哉

舊唐書音樂志冬至祀昊天於圜丘樂章八首貞觀二年祖孝孫定雅樂貞觀六年褚亮虞世南魏徵等作此詞今行用

降神用豫和　上靈睠命兮膺會昌盛德殷薦叶辰

良景福降兮聖德逺玄化穆兮天歴長

皇帝行用太和　穆穆我后道應千齡登三處大得

一居貞禮惟崇德樂以和聲百神仰止天下文明

登歌奠玉帛用肅和　闓陽播氣甄耀垂明有赫圎

穹深仁曲成日嚴蒼璧煙開紫營聿遵虔享式降鴻

禎

迎俎入用雍和　欽惟大帝載仰皇穹始命田燭爰

啓郊宮雲門駭聽雷鼓鳴空神其介祀景祚斯融

酌獻飲福用壽和　八音斯奏三獻畢陳寶祚惟永

煇光日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壘壁凝影皇壇路編

珠流彩帝郊前已奏黄鐘歌大吕還符寶歷祚昌年

武舞用凱安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酆郊赤烏

見切山黑雲上大賚下周軍禁暴開殷網幽明何叶

贊鼎祚齊天壤

送神用豫和　歌奏畢兮禮獻終六龍馭兮神將昇明德感兮非黍稷降福簡兮祚休徵

又郊天樂章一首太樂舊有此辭名不詳所起

送神用豫和　蘋蘩禮著黍稷誠微音盈鳳管彩駐龍旂洪歆式就介福攸歸送樂有闋靈馭遄飛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四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日南至有事于圜丘　十七年十一月己卯有事于南郊

蕙田案此二郊新舊書並載馬氏通考以十

七年為八月四日而脫去十四年但云一闕

年月皆採輯之誤

册府元龜貞觀十七年十月甲寅詔曰朕聞上靈之應

疾於影響茂祉之興積於年代朕嗣膺寶歷君臨區宇

憑宗社之介福賴文武之同心時無風塵之警野有京

坻之積厚地降祉貞石來翔營翠色而流光發素質而

成字前紀厥功之德次陳卜年之永後述儲貳之美並

名字昭然楷則相次曠代之所未聞故老之所未覩自

天之祐豈惟一人無疆之福方覃九土自非大報泰壇
稽首上帝則靡申奉天之志寧副臨下之心今年冬至
有事南郊所司率由舊典十一月己卯有事於南郊太
宗升壇皇太子從奠於時累日陰雪是旦猶雲霧晦冥
及太宗升壇烟氛四散風景清朗文物昭映禮畢祝官
讀謝天祝文曰嗣天子臣世民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世
民纂成鴻基君臨宇縣夙興旰食無忘于政道導德齊
禮良愧于前聖爰有成命表貞瑞石文字昭然歷數惟

永既旌高廟之業又錫盼身之祚逮于皇太子其亦降
禎符並具紀姓氏兼列名字仰瞻雲漢實銘大造俯惟
寡薄彌增寅懼敢因大禮重薦玉帛上謝明靈之貺以
申祗慄之誠皇太子亦恭至泰壇虔拜于蒼昊庶因眷
祐之德永膺無疆之休初十六年太宗遣刻受命元玉
璽白玉為螭首其文云皇天景命有德者昌並神筆隷
書然後鐫勒是日侍中負之以從
唐書高宗本紀永徽二年冬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

禮樂志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等與禮官議以謂自三代以來歷漢魏晉宋無父子同配於明堂者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以祖宗合爲一祭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共配而王肅駁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春秋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以此知祖宗非一祭于是以高祖配于圜丘太宗配于明堂

蒽田案自晉宋以後諸人議配帝唯此為的

當駁鄭氏極是

通典永徽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議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義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案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為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堂嚴父配天皆為太微

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按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以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為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圜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别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為星官内座之

首不同鄭玄據緯之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恒相緣不謬又案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星為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唯云郊祀后稷別無圜丘之文王肅等以為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之

說分為兩祭圜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唯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圜丘式文旣遵王肅祀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為但祭星官反違明義詔從無忌等議存祀太微五帝于南郊廢鄭玄六天之義

蕙田案五帝非天郊丘非二所議眞如撥雲

霧也舊唐書志以此列顯慶二年上議之人亦作許敬宗等未知孰是然祁公去高宗時較近今姑從杜

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又奏稱於新禮祭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燔壇又在神壇之左臣等謹案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則燔柴祭地則瘞血祭宗廟則焫蕭灌鬯皆貴氣臭用以降神禮經明白義釋甚詳燔柴在祭初禮無所惑是以三禮義宗等並

云祭天以燔柴為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瘞血為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說晉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天用脇之九介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珪瓚俱奠燔薪之上即晉代故事亦無祭末之文唯周魏以降安為損益約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為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别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珪騂犢之屬祝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珪猶廟之之有珪瓚是

以周官典瑞文義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柴之例今新禮引同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詔從之

蕙田案祭畢燔柴牲玉同燎非禮違經至是乃革

舊唐書禮儀志敬宗等又議籩豆之數曰案今光禄式祭天地日月岳鎮海瀆先蠶等籩豆各四祭宗廟籩豆各十二祭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祭風師雨師籩豆各

二尋此式文事深乖謬社稷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為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通又先農之神尊於釋奠籩豆之數先農乃少理既差舛難以因循謹案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即祭祀籩豆以多為貴宗廟之數不可踰郊今請大祀同為十二中祀同為十小祀同為八釋奠準中祀自餘從座並請依舊式詔並可之遂附于禮令

唐書高宗本紀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有事于南郊

蕙田案此郊舊書不載疑刻本脫　又案通

考作十一月疑誤

舊唐書高宗本紀咸亨四年十一月丙寅上製樂章

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宫十

洲得一慶雲之曲詔有司諸大祠享即奏之

上元三年十一月丁卯勑新造上元舞圜丘方澤享

太廟用之餘祭則停

唐書韋萬石傳上元中遷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燕會樂曲皆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

舊唐書禮儀志乾封初高宗東封迴又詔依舊祀感帝及神州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曰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改為祈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勅依舊復祈穀為感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依新禮見配圓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

禮案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鄭玄注云禘謂祭上帝於南郊又案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於南郊即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則禘須遠祖郊須始祖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於典禮無據

乾封二年十二月詔曰昔周京道喪秦室政乖禮樂淪亡經典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說六宗之文晉代鴻儒

爭成七祀之義或同昊天於五帝或分感帝於五行自

玆遞相祖述紛紜莫定自今以後祭圜丘五方明堂感

帝神州髙祖太武皇帝太宗文武皇帝配仍總祭昊天

上帝及五帝於明堂

唐書禮樂志則天垂拱元年詔有司議卒用元萬頃范

履冰之說郊丘諸祠以髙祖太宗髙宗並配

沈伯儀傳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奏嚴父莫大配

天天於萬物為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

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
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圜丘神堯
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
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
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
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
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

也祭昊天圜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爲最詳虞夏退顓頊郊嚳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唯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别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爲一主也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

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配圜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鳯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云

文獻通考馬氏曰並配之制始於唐自鄭康成有六天之說魏晉以來多遵用之以為曜魄寶亦天也感

生帝亦天也均之為天則配天之祖其尊一也至唐人始以為耀魄寶五帝皆星象之屬當從祀南郊而不當以事天之禮事之善矣然感帝之祠既罷旋復雖復其祠而以為有天帝之分尊卑之別遂於郊與明堂所配之祖不無厚薄之疑乃至每祭並配而後得為嚴父之禮然則周公亦豈厚於后稷而薄於文王乎則曷若一遵初議若郊若明堂皆專祀昊天各以一祖配之於禮意人情為兩得乎

通典永昌元年九月勅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為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渾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

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證聖元年九月親祀南郊加尊號改元天冊萬歲

禮儀志則天革命天冊萬歲元年加號為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親享南郊合祭天地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

爲始祖文皇帝后父應國公爲無上孝明高皇帝以二

祖同配如乾封之禮

唐書禮樂志古者祭天于圜丘在國之南祭地于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别而其燎壇瘞坎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天册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

合祭天地

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長安二年十一月戊子親享南郊

大赦天下

通典長安二年九月勑祠明堂圜丘神座並令著牀使為恒式

舊唐書音樂志則天大聖皇后大享昊天樂章十二首

御撰

太陰凝至化貞耀藴軒儀德邁娥臺敞仁高姒幄披捫天遂啟極夢日乃昇曦

瞻紫極望玄穹翹至懇罄深衷聽雖遠誠必通垂厚

澤降雲宮

乾儀混成冲邃天道下濟高明闓陽晨披紫闕太一

曉降黄庭圜壇敢申昭報方璧冀展虔情丹襟式敷

衷懇玄鑒庶察微誠

巍巍叡業廣赫赫聖基隆菲德承先顧禎符萃眇躬

銘開武巖側圖薦洛川中微誠詎幽感景物忽昭融

有懷慙紫極無以謝玄穹

朝壇霧卷曙嶺烟沈爰設筐幣式表誠心筵輝麗璧

樂暢和音仰唯靈鑒俯察翹襟

昭昭上帝穆穆下臨禮崇備物樂奏鏘金蘭羞委薦

桂醑盈斟敢希明德聿罄莊心

罇浮九醖禮備三周陳誠菲奠契福神猷

奠璧郊壇昭大禮鏘金拊石表虔誠始奏承雲娛帝

賞復歌調露暢韶音

荷恩承顧託執契恭臨撫廟略靜邊荒天兵曜神武

有截資先化無為遵舊矩禎符降昊穹大業光寰宇

肅肅祀典邕邕禮秩三獻已周九成斯畢爰撤其俎
載遷其實或昇或降唯誠唯質
禮終肆類樂闋九成仰唯明德敢薦非馨顧慙菲奠
久駐雲軿瞻荷靈澤悚戀兼盈
式乾路闢天扉迴日馭動雲衣登金闕入紫微望仙
駕仰恩徽
中宗本紀景龍三年十一月乙丑親祀南郊皇后登壇
亞獻左僕射舒國公韋巨源為終獻

蘇瓌傳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希庶人㫖建議請皇后為亞獻安樂公主為終獻瓌深非其議嘗于
御前面折欽明帝雖悟竟從欽明所奏

褚无量傳中宗將親祀南郊詔禮官學士修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皆希㫖請以皇后為亞獻无量獨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為不可无量建議曰夫郊祀者明皇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

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
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
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
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
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圜丘祭中最大皇后内
主禮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編檢
周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以始祖
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唯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

預也謹案大宗伯職云若王不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祀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即當云若不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於文上更起凡則是別生餘事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内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徹案九嬪職云凡祭贊后薦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

爲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廟之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一文與上相證何以明之案外宗唯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案王后行事總在內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獻祭天無祼以此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瑶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

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强臣擅朝悖亂彛倫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之大律斯史策之良誡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忝守經術不敢默然請旁詢碩儒俯摭舊典採曲臺之故事行圓丘

之正儀使聖朝叶昭曠之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時左僕射韋巨源等阿旨叶同欽明之議竟不從无量所奏

蔣欽緒傳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徇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祝欽明傳入為國子祭酒景龍三年中宗將親祀南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二人奏言皇后亦合助

祭遂建議曰謹案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禮若王有故不預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預則設而薦豆籩徹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内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即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玄注内司服云闕狄皇后助王祭羣小祀之服然則小祀尚助王祭

中大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服第一禕衣第二
揄狄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即助祭小
祀即知揄狄助祭中祀禕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故
不委說唯祭宗廟周禮王有兩服先王衮冕先公鷩
冕鄭玄因此以后助祭宗廟亦分兩服云禕衣助祭
先王揄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宜三隅
而反且周禮正文凡祭王后不預既不專言宗廟即
知兼祀天地故云凡也又春秋外傳云禘郊之事天

子親射其牲王后親舂其粢故代婦職但云詔王后之禮事不主言宗廟也若専主宗廟者則内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之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舊說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朝日于東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躬親以禮文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内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又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

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義也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祭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帝頗以為疑召禮官親問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曰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謹案魏晉宋及齊梁周隋等歷代史籍至於郊

天祀地並無皇后助祭之事帝令宰相取兩家狀對
定欽緒與唐紹及太常博士彭景直又奏議曰周禮
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義何以明之
案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
也又司筵云設祀先王之胙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
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
祭也又案禮記云唯聖為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
享也又案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亦

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名不獨天地爲大祭也何以明之案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授舉斝之卒爵尸與斝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據祭天無祼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祀即爲祭天地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大宗伯職云

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籩徹欽明唯
執此文以為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
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案此文
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
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制大號理其大禮制相王之
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已上一凡直是王兼
祭天地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之祭也已
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一

凡直是王后祭廟之事故唯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
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為嫌王后有
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耳王后祭廟自是
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
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又案周禮外宗掌宗廟
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后之獻亦如之王后有故
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無佐祭天地之禮但
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

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伯攝后薦豆祭天又合何人贊佐並請明徵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案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内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之服案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褘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揄翟祭先公及饗諸侯則服之鞠衣以採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褖衣燕居

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但自先王以下又三禮義宗明三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助天地四望之服案此則王后無祭天之服明矣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饗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所乘也案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又禮記郊特牲義贊云祭

天無祼鄭玄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圜丘之祭與宗廟不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案此則祭圜丘大宗伯次王為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欽明建議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案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案漢魏晉宋後魏齊

梁周陳隋等歷代史籍與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于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夘親拜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又案大唐禮亦無皇后助祭南郊之禮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明文時尚書左僕

射韋巨源又希旨協同欽明之議上納其言竟以后
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以執籩豆及禮
畢特詔齋娘有夫壻者咸為改官景雲初侍御史倪
若水劾奏欽明及郭山惲曰欽明等本是腐儒素無
操行崇班列爵實為叨忝而涓塵莫効諂佞為能遂
使曲臺之禮圜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
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於此今聖朝馭歷
賢良入用唯茲小人猶在朝列臣請並從黜放以肅

周行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
唐書祝欽明傳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陰迎韋后
意謬立議帝雖不睿猶疑之名禮官質問時左僕射
韋巨源助后掎掣帝奪政事即傳欽明議帝果用其
言以皇后為亞獻
通典欽明又請以安樂公主為終獻唐紹蔣欽緒固
爭乃止
蕙田案皇后助祭南郊固非典禮然其端起

于合祭也天地既已同牢夫婦何妨並薦殉
葬之禍由于作俑信然唐紹蔣欽緒奮然爭
之考証確實辨駁明暢洵爲快矣然卒不行
邪見之難黜如是欽明諂媚宄歸黜放宜哉

舊唐書音樂志景龍三年中宗親祀昊天上帝樂章十
首

降神用豫和　天之歷數歸睿唐顧唯菲德欽昊蒼
選吉日兮表殷薦冀神鑒兮降閶陽

皇帝行用太和 圜鐘宮 恭臨寶位肅奉瑶圖恒思解網每軫泣辜德懋巢燧化劣唐虞期我良弼式贊嘉謨

告謝 圜鐘宮 得一流元澤通三御紫宸遠叶千齡運遐銷九域塵絶瑞駢闐集殊祥絡繹臻年登慶西畝稔歲賀盈囷

登歌用肅和 無射均之林鐘羽 悠哉廣覆大矣曲成九元著象七曜甄明珪璧是奠醖酎斯盈作樂崇德爰暢

咸英

迎俎用雍和 圜鐘均之黄鐘羽

郊壇展敬嚴配因心孤竹簫管空桑琴瑟肅穆大禮鏗鏘八音恭惟上帝希降

靈歆

酌獻用福和 圜鐘宫

九成爰奏三獻式陳欽承景福恭託明禋

中宫助祭昇壇用 函鐘宫

坤元光至德柔訓闡皇風芣苡芳聲遠螽斯美化隆廞範超千載嘉猷備六宫

肅恭陪盛典欽若薦禋宗

亞獻用函鍾宮　三靈降饗三后配神虔敷藻奠敬展

郊禋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圜鍾均之中呂商　已陳粢盛

敷嚴祀更奏笙鏞協雅聲璇圖寶歷欣寧謐宴俗淳

風樂太平

武舞作用凱安圜鍾均之無射徵　堂堂聖祖興赫赫昌基

泰戎車盟津偃玉帛塗山會舜日啟祥輝堯雲卷征

旆風猷被有截聲教覃無外

通典景雲元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祀圜丘時陰陽人盧雅侯藝等奏請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為吉會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祭圜丘于南郊夏至祭方澤于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内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

一年之内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曆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圜丘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竟依紹議

蕙田案此郊新舊唐書本紀俱不載馬氏通考亦不數考舊書志即叙景龍三年之下而十二甲子十三乙丑與通典合是則當為杜氏之誤然杜述本朝事何至析一為二姑存之而闕其疑

唐書睿宗本紀先天元年正月辛巳有事于南郊己丑大赦改元曰太極舊書作景雲三年

通典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于南郊時有司議唯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上表謹案禮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大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名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三輔故事漢祭圜丘儀上帝

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於洛陽城南爲圜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案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圜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配天地咸秩百神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時又將親享北郊竟寢曾表

蕙田案此條新舊唐書詳略懸殊唯通典爲適中故存此去彼

唐書賈曾傳天子親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曾請合享天地如古制并從祀等座睿宗詔宰相禮官議皆如曾請

𢗅田案是年正月南郊改元太極五月北郊又改元延和舊書作景雲三年新書又作先天元年一年四號自古無之　又案通典言寢曾表是不合祭也新書此傳言如曾請又似改為合祭矣然此年五月戊寅有事北郊

新書禮樂志又云是時睿宗將祭地于北郊故曾之議寢據此是賈傳誤也

五禮通考卷九

按：本册原書於抗戰播遷中曾遭水漬，致字跡模糊不清，茲雖力經描修版面，仍無法全復舊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十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楘

謄錄監生臣王貽桂

五禮通考卷十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十

圜丘祀天

唐書張九齡傳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内附兵革用弭乃怠于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

蕙田案本文明云紹休聖緒于今五載是非

五年即四年通考作三年或是五字之誤

冊府元龜開元十一年九月癸未制宜以迎日之至允

備郊天之禮所司詳擇舊典以聞

唐書玄宗本紀開元十一年十一月戊寅有事于南郊

大赦

通典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圜丘中書令張說為

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縚為副說建請以高祖配祭始

罷三祖同配之禮

舊唐書音樂志開元十一年𤣥宗祀昊天于圜丘樂章十一首（一恐當作四）

降神用豫和（圜鐘宮三成黃鐘角一成太蔟徵一成姑洗羽一成已上六變詞同）至矣丕搆蒸哉太平授犧膺籙復禹繼明草木仁化鳧鷖頌聲祀宗陳德無媿斯誠

迎神用歆和　崇禋已備粢盛聿修潔誠斯展鐘石方遒

皇祖光皇帝室酌獻用長發黄鍾宫詞同貞觀長發太祖景皇帝室酌獻用大基太簇宫詞同貞觀大基代祖元皇帝室酌獻用大成姑洗宫詞同貞觀大成高祖神堯皇帝室酌獻用大明蕤賓宫詞同貞觀大明太祖文武聖皇帝室酌獻用崇德夷則宫詞同貞觀崇德高宗天皇大帝室酌獻用鈞天黄鍾宫詞同光宅鈞天懿宗孝敬皇帝室酌獻用承和黄鍾宫金相載穆玉裕重暉養德清禁承光紫微乾宫候色震象增威監國方永賓天不歸孝友自衷温文性與龍樓正啓鶴

駕斯舉丹扆流念鴻名式序中興考室永陳彛俎

皇帝飲福用延和黃鍾宮　巍巍累聖穆穆重光奄有

區夏祚啟隆唐百蠻飲澤萬國來王本枝億載鼎祚

逾長

皇帝行用大和　郊壇齋帝禮樂祀天丹青䨴宇宮

徵山川神祇畢降行止重旋融融穆穆納祉洪延

登歌奠玉用肅和　止奏潛聆登儀宿轉大玉躬奉

參鍾首奠簠簋聿昇犧牲遞薦昭事顒若存存以俔

迎俎入用雍和　爛雲普洽律風無外千品其凝九
賓斯會禋樽晉燭純犧滌汰元覆攸廣鴻休汪濊
皇帝酌獻天神用壽和　六變爰闋八階載虔祐我
皇祚于萬斯年
酌獻配座用壽和　於赫聖祖龍飛晉陽底定萬國
奄有四方功格上下道冠農黃郊天配享德合無疆
飲福酒用壽和　崇崇太畤肅肅嚴禋粢盛既潔金
石畢陳上帝來享介福爰臻受釐合福寶祚惟新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祝史正辭人神慶叶
福以德昭孚以誠接六藝云備百禮斯浹祀事孔明
祚流萬葉
武舞用凱安　馨香惟后德明命光天保肅和崇聖
靈陳信表黄道王鉞初蹈屬金匏既静好
禮畢送神用豫和　大號成命思文配天神光肹蠁
龍駕言旋昞昞閶闔昭昭上玄俾昌而大于萬斯年
皇帝還大次用太和　六成既闋三薦云終神心具

醉聖敬愈崇受釐皇邸迴蹕帷宫穰穰之福永永無

窮

舊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年九月乙巳中書令蕭嵩

等奏上開元新禮

禮儀志開元二十年蕭嵩爲中書令改撰新禮祀天一

歳有四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高祖神堯皇帝配中

官加爲一百五十九座外官減爲一百四座其昊天上

帝及配帝二座每座籩豆十二簠簋㽅俎各一上帝則

太樽著樽犧樽象樽壺樽各二山罍六配帝則不設太樽及壺樽減山罍之四餘同上帝五方帝座則籩豆各十簠簋甑俎各一太樽二大明夜明籩豆各八餘同五方帝内官每座籩豆二簋俎各一内官以上設樽于十二階之間内官每道間著樽二中官犧樽二外官著樽二衆星壺樽二　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髙祖配　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宗配　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按祈穀雩祀明堂見本條〉

下

蕙田案唐書禮樂志稱蕭嵩等撰定開元禮
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别矣至二十年蕭
嵩等定禮而祖宗之配定矣豈不信哉自漢
以後千餘年間為註家所惑郊丘天帝配位
乖舛互異至不可究詰即貞觀定禮以後而
乾封之祀感帝垂拱之三帝並祀不旋踵而
襲謬至開元禮成而大典秩如矣後世雖時

有損益然大綱率不外此是古今五禮一大關鍵也

通典開元禮纂類凡祀昊天上帝及配座用蒼犢各一五方上帝五人帝各用方色犢一大明青犢一夜明白犢一若冬至祀圜丘加羊九豕九凡肉皆實俎其牲皆升右胖體十一前節三肩臂臑後節二肫胳正脊一脡脊一横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脊從首為正脅旁中為正凡供別祭用太牢者犢一羊一猪一酒二斗脯一段醢四合若供少牢去犢減酒一斗郊廟罇罍五齊三酒並見本儀中○凡用籩豆各十二籩實以石鹽乾魚乾棗栗黄榛子人芰人

芡人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餈豆實以韭葅醓醢菁葅鹿醢芹葅兔醢筍葅魚醢脾析葅豚拍餡食糝食用

簠簋各二簠實黍稷飯簋實稻

粱飯○甑實大羹鉶實肉羹

皇帝冬日至祀圜丘儀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及攝事並附

卜日于太廟南門之外

將卜前一日以右校掃除太廟南門之外守宮設太常卿以下次于門外之東皆西向其日平明太卜令卜正占者俱就次各服公服守宮布卜席于闑西閾外西向謁者告事具謁者引太常卿升立于門東西面贊引引

太卜令卜正占者門西東面卜正先抱龜奠于席上西首灼龜之具奠于龜北執龜立于席東北面太卜令進受龜詣太常卿前示高太常卿受視訖太卜令受龜少退俟太常卿曰皇帝來日某祇祀于某尚饗太卜令曰諾遂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曰假爾太龜有常興授卜正龜負東扉卜正坐作龜訖興太卜令進受龜示太常卿卿受視反之太卜令退復位東面與衆占之訖不釋龜進告于太常卿占曰某日從授卜正龜謁者進太

常卿之左白禮畢謁者引太常卿以下還次卜者徹龜守宮徹席以進若上旬不吉卜中旬中旬不吉卜下旬皆如初禮若卜吉日及非大事皆太卜令涖卜卜正占者視高命龜作龜

齋戒

前祀七日皇帝散齋四日于別殿致齋三日其二日于太極殿一日于行宮前致齋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于太極殿西序及室內俱東向尚舍直長張帷于前楹下

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侍中板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于殿庭如常儀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袴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珮凡齋者則結珮俱詣閤奉迎上水二刻侍中板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帝服衮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袍結珮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即御座東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就齋室俛伏興還侍位皇

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通事舍人分引陪位者以次出凡應祀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皆于正寢致齋二日于本司一日于祀所其無本司者皆于祀所焉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祀羣官諸方客使各于本司館清齋一宿無本司各于家正寢諸祀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布各習禮于齋所攝事無皇帝齋儀上辛雩祠同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太官令取水于陰鑑取火于陽燧火以供爨水以實罇焉前祀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告以配神作主雩祀侑孟夏告太宗文武皇帝廟前祀一日諸衛令

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其器服守壝每門二人每隅一人與大樂工人俱清齋一宿焉

凡大祀齋官皆前七日集尚書省太尉誓曰某月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其誓各隨祭享祀事言之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 散齋理事如舊夜宿止于家正寢唯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經穢惡致齋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凡大祀之官散齋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齋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其致齋日三公于都省安置所司鋪設其餘官皇城內

有本司者于本司無者于太常社郊太廟齋坊安置皆日未出前到齋所至祠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三刻向祀所仍令平明清所行之路道次不得見諸凶穢衰絰經過訖任行其哭泣之聲聞于祭所者權斷訖事非應散齋者惟清齋一宿于本司及祀所凡大祀中祀接神齋官祀前一日皆沐浴九品以上皆官給明衣齋郎升壇行事亦權給潔服應齋官所習禮臨時闕者通攝行事致齋之日先不食公糧及無本司者大官准品給食祈告一日清齋者設食亦如之凡散齋有大功已上喪致齋有周已上喪並聽赴即居緦麻已上喪者不得行宗廟之祭其在齋坊病者聽還死于齋所同房不得行事也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内道北南

面攝事守官設祀官公卿等次于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焉尚舍奉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上辛雩祀守宮設文武侍臣次焉于大次之前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上辛雩祀于大次之後俱南向設諸祀官次于東壝之外道南從祀文官九品以上于祀官之東東方南方朝集使于文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于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于西壝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于介公酅公之西西方北方朝集使于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于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

上其褒聖侯若在朝位于文官三品之下攝事無大次褒聖等儀上辛雩祀同設陳饌幔于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南方午陛之東饌陳于東門外西方及南方午陛之西饌陳于西門外北方之饌陳于北門外上辛雩祀但有壝東方之外饌焉前祀二日大樂令設宮懸之樂于壇南內壝之外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鐘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鐘簴次之設十二鎛鐘于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雷鼓于北懸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于四隅置柷敔于懸內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于壇上近南北向磬簴在西

鐘簴在東其匏竹者立于壇下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凡懸皆展而編之）諸工人各位于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為上南方北方以西為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于燎壇（其壇于神壇之景地內壝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于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燎位于柴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于內壝東門之外（上辛雩祀則東門內攝事亦然）道南分獻之官于公卿之南（上辛雩祀無分獻位以下皆然）執事者位于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

史位于壇下一位于東南西向一位于西南東向設奉禮位于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奉禮贊者位于燎壇東北西向皆北上設協律郎位于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于北懸之閒當壇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以上位于執事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于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于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位于中壝上辛雩祀內壝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以上位于介公酅公之南西方北方朝

集使于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于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褒聖侯于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分方位于朝集使之後攝事無褒聖已上至從祀位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等門外位于東西壝門之外如設次之式設牲牓于東壝之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又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黃牲一白牲一元牲一雩祀五方色牲各二又赤牲一白牲一上辛雩祀無日月牲在南皆少退以北為上又設廪犧令位于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面設諸太祝位于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

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于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于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酒罇之位上帝太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于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各太罇二在第一等上辛則五帝各太罇一著罇二犧罇二罍二在第一等神座之左而右向無日月以下諸座攝事亦然也内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階間各概罇

二在壇下衆星每道間各散罇二于內壝之外凡罇各設于神座之左而右向罇皆加勺冪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坫以置爵雩祀無日月以下罇其五帝太罇犧罇各二罍一在第一等五人帝犧罇各二在第二等五官象罇各二在壇下設御洗于午陛東南亞獻終獻同洗于卯陛之南俱北向攝儀但設洗午陛東南北面雩祀設亞獻之洗于御東南五官洗于罇設分獻罍洗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篚冪各于其方陛道之左俱內向執罇罍篚冪者各于罇罍篚冪之後設玉幣之篚于壇上下罇坫之所祀前一日晡後上辛雩祀皆祀日未明五刻焉太

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焉于東方西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月神座于壇第一等青帝于東陛之北赤帝于南陛之東黃帝于南陛之西白帝于西陛之南黑帝于北陛之西雩祀又設五人帝座于第二等如五方之陛位又設五官座于壇下東南西向北上無日月以下諸星位大明于東陛之南上辛並無大明以下位矣夜明于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又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于第二等十有

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座皆內向其內官有北辰座于東陛之北曜魄寳于北陛之西北斗于南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内座于曜魄寳之東並差在行位前又設二十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于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座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並差在行位前又設外官百五座于内壝之内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于内壝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

之間席皆以莞設神位各于座首所司陳異寶及嘉瑞等于樂懸之北東西廂昊天上帝及配帝五方帝五星日月之座設訖却收至祀日未明五刻郊社令太史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等諸座一設定不收也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享明堂則于明堂所廟享則于廟所皆二百步所焉諸衛之屬禁斷行人廟享則太令整拂神幄焉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諸儀二人享廟則太廟令帥府史也及齋郎以罇坫篚冪入設于位廟享則籩豆簠簋鉶皆設位加以巾蓋諸器物皆濯而陳之升壇者各

由其陛升廟堂者升自東陛焉晡後三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公卿以下俱就東壝門外位廟享則無壝外公卿位焉諸太祝與廩犧令以牲就牓位謁者引司空諸儀並引太常卿也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行掃除于上降行樂懸于下訖出還本位初司空將升又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視滌濯于視濯執罇者皆舉羃告潔廟享升東階訖引降就省牲位南向立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常卿省牲廩犧令又前舉手曰腯還本位諸太祝各循牲一帀四向疑當作西向

舉手曰充俱還本位諸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謁者引光祿卿詣廚省鼎鑊申視滌漑謁者贊引各引祝官御史廟享但引御史省睬饌具俱還齋所享廟則進饌者入徹籩豆簠簋鉶甑以出而已祀日未明五刻太官令率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于饌所遂烹牲廟享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洗肝于鬱鬯又取膟膋每座各實一豆俱置饌所膟膋腸間脂也

鑾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尚舍設行宮于

壇東南向隨地之宜守宫設從祀官五品以上次于承天門外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二日太樂令設宫懸之樂于殿庭如常儀駕出懸而不作其日晝漏上水五刻鑾駕發引發引前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也侍中奏開宫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奉禮郎設從祀羣官五品以上位文官于東朝堂之前西向武官于西朝堂之前東向俱重行北上從祀羣官五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以下及

介公酅公褒聖侯朝集使諸方客使等並駕出之日便赴祀所所司陳大駕鹵簿于朝堂發前二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于殿庭通事舍人引從祀羣官各就朝堂前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已下俱詣西階奉迎侍中負寶如式乘黄令進玉輅于太極殿西階之前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刀立于輅前北向黄門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黄門之前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服衮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

袍也乘輿以出降自西階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執轡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如常黄門侍郎進當鑾駕前跪奏稱黄門侍郎臣某言請鑾駕進發俛伏興退還位凡黄門侍郎奏請皆進鑾駕前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訖俛伏興鑾駕動又稱警蹕黄門侍郎與贊者夾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路而趨駕出承天門至侍臣上馬所黄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黄麾内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

後部從在黃鉞內侍中中書令已下夾侍于輅前贊者
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勑車右
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
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
警蹕鼓傳音如常不鳴鼓吹不得諠譁其從祀之官在
玄武隊後如常儀駕將至諸祀官俱朝服結佩謁者引
立于次前重行北向西上駕至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
將軍降立于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

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轝入行宫繖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宿衛如式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羣官集行宫朝堂文左武右舍人承旨勑羣官等各還次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及從祀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醖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泛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配帝著罇為

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五帝日月俱以太罇實以汎齊其內官之象罇實以醍齊中官之壺罇實以沈齊外官之概罇實以清酒衆星之散罇實以昔酒齊皆加明水酒皆加玄酒各實于上罇玉上帝以蒼璧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白帝以騶虞黑帝以玄璜黃帝以黃琮日月以珪璧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幣以蒼天帝日月內官以下各從方色各長丈八尺上辛則五方帝各太罇為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其用玉昊天上帝以四珪有邸餘同無日月以下罇雩祀同圜丘又有五人帝之幣亦放其方也　太祝以玉幣置于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各設于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與

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行北面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也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壇東陛御史一人太祝二人升行掃除于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人升行掃除于下上辛雩祀贊引引御史諸太祝掃除于上令史祝史掃除于下訖各引就位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攝儀無從祀羣官客使上辛雩祀同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于懸

内武舞立于懸南道西其升壇者皆脫履于下降納如常焉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陛升行掃除于上降行樂懸于下訖引復位謁者贊者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客使等次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請中嚴乘黄令進玉輅于行宫南門外迴輅南向若行宫去壇稍遠嚴警如式焉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皇帝升輅如初黄門侍郎

奏請鑾駕進發還侍立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夾路而趨若行宮去壇稍遠奏升輅如式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若將軍升輅即降立于輅右焉侍中進當鑾駕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立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各受奠于坫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各引從祀文武羣官介公酅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于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質

明皇帝改服大裘而冕上辛雩祀蓋服衮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焉至中壝門外上辛雩祀內壝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監殿中監授進皇帝搢大珪執鎮圭華蓋仗衛停于門外禮部尚書與近侍者陪從如常儀大珪如搢不便請立定近侍承奉焉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于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無未明三刻下至此再拜儀上辛雩祀同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

太常卿前奏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左白上辛雩祀同焉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跪奠訖俛伏而後興他放此鼓柷奏元圜諱改焉和之樂乃以圜鐘爲宫黄鐘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作文武之舞樂舞六成圜鐘三奏黄鐘太蔟姑洗各一奏也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焉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無太常卿至皇帝拜上辛雩祀同也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正座配座太祝跪取玉幣于篚各立于罇所諸太祝俱取玉及幣亦

各立于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引太尉太和樂上辛雩祀同攝則謁者引太尉已下皆謁者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衞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攝則太尉升南陛北向立樂止正座太祝加玉于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凡受物皆搢鎮珪跪奠訖執珪俛伏興太尉則搢笏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吕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于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于西方東向配座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

奉幣北向進（攝則太祝授太尉太尉奉玉幣進奠）皇帝受幣太常卿引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則太宗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攝則太尉行還立無樂也）初皇帝將奠配帝之幣謁者七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俱進跪奠于第一等神座（上辛則謁者五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奠五方帝座攝事同雩祀五人帝五官相次而畢）餘星座之幣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進奠于首座餘皆祝史齋郎助奠訖引還復位（攝則太尉奠配座諸太祝及諸獻官各奉玉幣進于神座）

訖還罇所上辛無星以下座也初衆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于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于壇上俱進奠于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于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攝則太尉升上辛雩祀同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陳于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攝事則于太祝奠毛血其太官引饌入上辛雩祀同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黃鍾之均

自後接神之樂皆奏黃鍾饌各至其陛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上帝之饌升自午陛配帝之饌升自卯陛青帝之饌升自寅陛赤帝之饌升自巳陛黃帝之饌升自未陛白帝之饌升自酉陛黑帝之饌升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諸饌各隨便而升上辛無大明以下饌攝事同雩祀五人帝饌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引于壇上各設于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簋簠既奠却其蓋于下也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又進設外官衆星之饌相次而畢上辛無外官以下饌雩祀又進設五官饌並無衆星饌也初壇上設饌訖太常卿

引皇帝詣罍洗攝則謁者引太尉詣罍洗上辛雩祀同也樂作皇帝至罍洗

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侍中跪取盤盥承水皇帝

盥手黄門侍郎跪取巾于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黄門侍

郎受巾跪奠于篚黄門侍郎又取匏爵于篚興進皇帝

受爵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黄門侍郎又

授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匜黄門侍郎受巾

奠于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

陛訖樂止攝則太尉洗拭匏爵無樂作以下儀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

于罇所齋郎奉俎從其後太常卿引皇帝詣上帝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升自南陛詣上帝罇所執事者舉冪太尉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攝儀皆謁者引太尉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攝則云天子某謹遣太尉封某臣名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上辛雩祀同大明南至長晷初升萬物權輿六氣資始式遵𧦝

典慎修禮物上辛云維神化育羣生財成庶品雲雨作施普博無私爰因啟蟄式遵農事雩祀云爰茲孟夏龍見紀辰方資長育式遵常禮敬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恭致燔祀表其寅肅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祗薦潔誠高祖神堯皇帝配神作主凡攝事祀版應御署訖皇帝北向再拜侍臣奉版郊社令受遂奉出皇帝再拜攝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于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太宗東向

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上辛又謁者五人各引五方上帝太祝皆取爵于坫酌汎齊各進奠于神座訖還罇所雩祀同太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攝則云皇帝臣某謹遣太尉封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履長伊始肅事郊禋用致燔祀于昊天上帝伏惟慶流長發德冠思文對越昭升永言配命上辛云時惟孟春敬祈嘉穀用致禋祀昊天上帝伏惟高祖睿哲徇齊欽明昭格祭祀之禮肅奉舊章雩祀云時惟正陽式遵恒典伏惟道叶乾元德施品物永言配命對越昭升謹以制幣犧齊粢盛

庶品式陳明薦侑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于神座興還罇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各率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也加于俎以胙肉共置一俎上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攝則言授皇帝受以授左右攝則太尉以授齋郎謁者

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于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鼓柷作舒和之樂退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自此已上凡攝皆太尉為初獻其儀依皇帝行事贊佐皆謁者太祝齋郎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攝則太常卿為亞獻自下並改太尉為太常卿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階升壇詣昊天上帝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醴齊訖武舞作

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拜訖謁者引太尉詣配帝犧罇所取爵于坫執罇者舉羃太尉酌醴齊訖謁者引太尉進高祖神堯皇帝座前雩祀太宗東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上辛五方祝各取爵酌醴齊供尊訖還罇所雩祀同訖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爵復于坫太尉興再

拜訖謁者引太尉却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禄卿（攝則同以光禄卿為終獻）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升酌盎齊獻正座配座（雩祀升獻五方帝也）終獻如亞獻之儀（上辛五帝祀亦各配獻之）訖謁者引光禄卿降復位初太尉將升獻（攝則太常卿將升獻）謁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訖各由其陛升（雩祀太尉將升獻贊引引五帝獻官酌醴齊奠太昊氏餘座齊郎助奠五帝將畢五官獻官酌醍齊奠勾芒氏餘座祝史助奠）詣第一等俱酌汎齊訖各進跪奠于神座前興各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

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訖引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二等内官酒罇所俱酌醍齊各進跪奠爵于内官座首興餘座皆祝史齋郎助奠相次而畢謁者各引獻官還本位初第二等獻官將升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詣罍洗盥手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三等中官酒罇所俱酌清酒沈齊（攝儀盎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外官酒罇所俱酌清酒（攝儀醍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衆星酒罇所酌昔酒（攝儀沈齊）

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之儀訖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還本位上辛雩祀無日月以下獻儀也諸獻俱畢武舞止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鐏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于故處也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樂作一成止攝事則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左曰請就望燎位也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攝則謁者引太尉也于羣官將拜上下諸

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玉幣祝版日月已上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及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柴壇西過壇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幣祝版饌物置于柴上户内諸祝史又以内官已下之禮幣皆從燎（上辛無日月已下牲幣雩祀有五帝幣）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則謁者前曰禮畢則太尉出）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上辛雩祀並内壝）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

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鑾駕還宮上辛雩祀並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位皇帝停大次一刻頃搥一鼓為一嚴轉仗衛于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搥二鼓為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

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乘馬者服袴褶五刻頃搥三鼓為三嚴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客使等序立于大次之前近南文武侍臣詣大次奉迎乘黃令進金輅于大次門外南向千牛將軍立于輅左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乘輿出次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權停

勑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黄門侍郎退稱
侍臣上馬賛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畢黄門侍郎奏
稱請勑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黄門侍郎退
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黄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
位鼓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羣臣導從如來
儀諸方客使便還館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
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于輅右訖鑾駕
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駕入嘉德門太樂令令撞蕤賓

之鐘左右鐘皆應鼓柷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戛敔樂
止入太極門鼓柷奏太和之樂駕至横街北當東上閤
迴輅南向侍中進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
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繖扇侍衛警蹕如
常儀侍臣從至閤戛敔樂止初文武羣官至承天門外
通事舍人承旨勑羣官並還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請解
嚴扣鉦將士各還其所
舊唐書玄宗紀天寶元年二月丁亥上加尊號辛卯親

享玄元皇帝于新廟甲午親享太廟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

大學衍義補　丘氏濬曰有事于郊必先告祖以配天享侑之意蓋行祭告之禮非大享也自唐人有事上帝必先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宫親享太廟然後郊祀宋人因之乃先郊三日奉謚冊寶于太廟次日享玉清昭應宫景靈宫宿太廟既享赴青城嗚呼郊祀之禮見于經者自虞書類上帝始而尤詳載于周禮

禮記此則唐虞三代報本反始之大事也未見之先
詣祖廟告祭以配享之故而致齋以致其精明之德
然後行事此正禮也與道家者流無涉唐宋之世乃
用青詞設素饌親享太清宮玉清昭應宮然後詣郊
壇行禮此何謂哉
蕙田案唐人謂享太清宮享太廟合祭天地
為三大禮宋人因之而郊祀之先必先親享
太廟玉清昭應等宮非禮之禮可謂謬矣丘

氏議之良是但謂未郊之先詣祖廟告祭斯又何禮耶古禮郊祭自郊祭廟祭自廟祭十日戒七日齋未聞祭天而先祭廟也宿于齋宮未聞宿于廟也祇因明代相沿宋制雖不如唐宋之親享而尚有告廟之文故為是調停之論耳茲因天寶元年之事為宋明作俑故載史文而辨之如此後宋代各條並從刪削因其無與于郊之大典也閱者詳之

又案丘氏大學衍義補作于明代未行分祭之時故其論郊祀全主合祭之説不過回護私心非有獨見也不足置辨故並黜之附識于此

唐書禮樂志玄宗既已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其後遂以為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也

册府元龜天寶元年二月丙戌詔曰凡所祭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三月

丙申合祭天地于南郊

文獻通考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圜丘皆天地合祭若册命大事告圜丘有司行事亦如之

蕙田案郊祀國之大典玄宗甫定開元分祭之禮儀節度數稍稍合于經典乃改元之後不謀于衆輕爲更改其侈心肆志之萌于是可見天寶之治所以大異于開元也歟

通典天寶五載詔曰皇王之典聿修于百代郊祭之義允屬于三靈聖人既因時以制宜王者亦縁情以革禮且尊莫大于天地禮莫崇乎祖宗嚴配昭升豈宜異數今蒸嘗之獻既著于恒式南北之郊未展于時享自今以後每載四時孟月先擇吉日祭昊天上帝其以皇地祇合祭以次日祭九宮壇皆令宰臣行禮奠祭務崇蠲潔稱朕意焉

蕙田案天地大神祇從無時享之禮四孟所

祭但當有迎氣祀五方帝耳今乃四時合祭
可謂煩數不敬蓋因辨六天者有天安得五
之説遂以分祀五帝之禮移之于天又合之
以地是矯康成而又失之者也
冊府元龜天寶五載十二月辛酉詔曰祈穀上帝春祀
先王永惟因心敢忘如在頃以詳諸舊典創以新儀清
廟陳牲加特于嘗饗昊天冬祭重增以時享況履茲霜
露載感惟深瞻彼郊壇有懷皆事宜以來歲正月朕親

謁太廟便于南郊合祭仍令中書門下即與禮官詳定儀注六載正月戊子親祀南郊遂祀皇地祇

蕙田案天寶元年改分祭為合祭詔謂祭必躬親意蓋知天地之必當親祭而以分祭為勞殺其數也又改冬夏至而用二月則無寒暑之苦矣五年又定南北郊時享于謁太廟之後從其便也至十年郊後遂專委之攝祭而心有不安以親受祝版為禮怠心滋矣自

此以後遂不親郊而十三載之亂作焉

舊唐書玄宗紀天寶九載十一月制自今告獻太清宮及太廟改為朝獻以告者臨下之義故也　十載正月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饗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合祭天地禮畢大赦天下

禮儀志天寶十載五月已前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故將祭郊廟告神堯皇帝室

冊府元龜天寶十載正月制曰自今已後攝祭南郊薦

獻太清宮薦享太廟其太尉行事前一日于致齋所具
羽儀鹵簿公服引入朕親受祝版乃赴清齋以展誠敬
蕙田案舊唐書于天寶十三載書二月癸酉
朝獻太清宮甲戌饗太廟新書作壬申癸酉
下皆書受尊號大赦而未嘗言郊通考數玄
宗為五郊而有十三載二月八日未知何據

五禮通考卷十